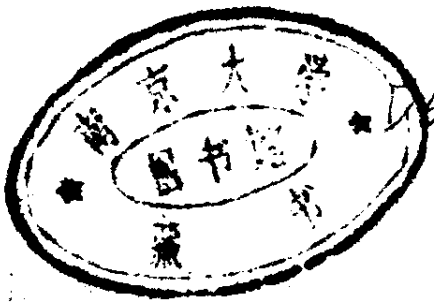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K823.4
44

记日本鬼子对彭楼集的一次血洗

一九四三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对我村的那次大血洗，虽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但我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每想到那次大血案，顿时仇恨和怒火涌向心头，我是那次血案的目击者，有责任将事情的真像用文字记录下来，使后代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所欠下的这笔血债。

彭楼集座落在原濮县最南端（现属范县辛庄乡）。东临黄河，原是一个重要的黄河渡口，西界濮阳县境，为周围几十个村的商品集散地，我村１９３３年就和附近的村庄一起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在党的 领 导下，

90/4888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6年春参加了濮县地下党组织的打土豪斗争。１９３９年又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地方区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更为活跃。从１９３９年以后，几年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方政府和八路军在濮县南部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因此，它成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重点打击对像。从１９３８年春日本鬼子兵第一次进驻我村到１９４３年那次大屠杀，先后有五次到我村进行烧杀奸淫抢掠。１９４１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头子，汉奸石友三部曾围剿过我村，放火烧了共产党员高培亮的房子和抢走了高广文的牲口、粮食。两家的人因及时转移。才免于难。

我村虽然多次遭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屠杀和抢掠，多灾多难。但最严重，最残酷的一次劫难，那就是１９４３年１０

月26日（古历九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的大屠杀。

1943年日寇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十·一二”大扫荡被我粉碎后，日伪军残部还盘居在濮县县城及附近一带，敌人扫荡的高潮过去了，彭楼集的广大群众刚松了一口气，以为敌人在二十里之外，不致有大的危险。有的收拾被敌人破坏的房子，有的收打晚秋作物，抢种晚麦，每逢三、五、八、十的集市也开始恢复了。人们脸上刚显出了一点轻松的样子，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突然祸从天降。

十月二十六日（古历九月二十八日）人们正在吃早饭，外村赶集的人开始集中。做小生意的人已摆出了摊子，突然从北边传来了嗡嗡的汽车声。经过战争考验和洗礼的人们，很敏感的就知道是日本鬼子来了。因为

敌人从北边来，人们自然的向东西、南三个方向跑。可是一出村，这三个方向都有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鬼子兵全跳下了汽车形成了包围圈，全村的男女老幼，除少数隐蔽的以外，全部被赶回了村，日本鬼子和伪军，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吆喝着挨门逐户，把群众赶到大街丁字口，把人分成三片坐下：老的、小的为一片，青壮年为一片，妇女为一片。因我当时年龄小、个子低，被赶在老、小那一片。每片都有几个鬼子兵持枪监视，谁也不准动，曾几次经受过日本洗劫的几百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凭经验就知道这是鬼子兵再次大屠杀的架势。人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小孩紧紧搂在大人的怀里。一片鸦雀无声。只见几个鬼子和伪军低声咕噜了几句之后，一个翻译站到前面高声叫道："谁是八路军、村干部、快

出来！”空气更加紧张了。但没有一个人吭声，几个鬼子和伪军死死盯着青壮年那一片人。紧接着一个伪军从人群中拉出了青年王永清，先是拳打脚踢，見他什么也没说，立即点着了一堆火准备用火烧他，王永清突然挣脱敌人赤着上身顺街朝东跑去，刚跑了几十米，敌人举手开枪，王永清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王永清是中共党员，民兵队长，家中放有步枪一支和子弹手榴弹等武器，在死亡面前没有屈服，没暴露身份，没暴露组织，牺牲的很壮烈，我们应永远纪念他。

敌人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像发了疯似的嚎叫着，青壮年被一个个的从人群中拉到王家旅店里，除拳打[illegible]、用枪托、棍子打以外，有的用火烧，有的用刺刀刺，有的浇冷水，顿时王家旅店成了大屠杀场。此时敌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嚎叫吆喝声，被打人的惨叫声，妇女、儿童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其惨酷之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亲眼見到的惨状举例如下：

李效海：被敌人拉出后，又是打、又是用水灌鼻，他忍受不住，找机会往村外跑了，刚出村被鬼子发现，一枪击中腹部，当天下午就含恨死去了。

李清山：是李效海的亲叔，被敌人拉到旅店里活活打死，死后被抛在厕所里，当敌人走后我去看时，李清山全身是血迹斑斑，还有很多人屎，他死的很残酷，他是一位老实农民，一生种地，为人忠诚，勤俭持家，从来没和别人口角过，这样一个标准式的中国农民，竟无辜的残死在日寇屠刀下，怎能不叫人痛心呢？

毕献周：被鬼子拉到旅店里先是打，后来用火烧，当时虽没有残，因烧伤面积大，

又缺乏治疗条件，不几天就死去了，他兄弟三人，两个哥哥都是少亡，他又这样悲惨的死去，他母亲悲伤过份，不几个月含恨死去了。

王子端：刚被拉出人群，一个伪军就朝他背上刺了一刀，说："这准是个小八路"立时鲜血从背后涌出，他被拉到旅店里，又是棍子打，又是用火烧，差一点没死了，但他什么也没说，现年63岁的王子端指着背上的伤疤说："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的，我永远忘不了这血海深仇"。

张汝文：被拉到旅店后，先是打，后用火烧，他惨叫声被坐在外面的他父亲张效冉听見了，他即刻心如刀搅。张效冉正在壮年，他过去当过兵打过仗，有胆略。几次示意周围的人动手给日本鬼子拼了，可是没有找到机会。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面对着一

个日本兵，一个箭步跳到对面的院子里，又翻了两道墙，往村外逃跑了。不到半里路，被鬼子射中腹部，他咬着牙，跑了二里路远的杨楼村，被群众救了出去，他的伤两个月才治好。当张效冉逃跑的时候，经过一片棉花地，在他脚下，正在隐藏着的高可法，怕日本鬼子顺路追来，也起身跟着往前跑，他被一枪击中胸部，伤了肺，经半年治疗，卖掉全部家产才免予死亡。

张德广：是张效冉的弟弟，被日本鬼子从人群中拉出来，先用棍子打，后来又拉着他到各户去找村干部，他故意领着日兵兜圈子，半响没找到一个人。日军又打了他一顿，后来将他头朝下，压到冯自德家的水缸里，一会儿张德广的肚子象鼓一样灌满了水，又被鬼子拉出来，放在地下，一个日本兵穿着大马靴上到他的身上踩，只踩得张德

广从嘴中往外流水，立即昏过去了。当苏醒以后，日本兵继续拉他去找村干部路过一口水井，张德广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想跳井自杀，被日本兵拉住没有实现，后来张德广听一个伪军说要把他带走，他找了一个机会，越墙往外跑，恰巧外边有一条沟，又种些蓖麻籽，掩护了他，所以，几个鬼子朝他开枪，也没有击中他，逃出了虎口。

王顺清，据我所見，他被打的最惨，当他被敌人从旅店拉出来时混身血青，已经认不清他的真面目了，几个鬼子兵边打边拉他到人群前来指认村干部，人们都攥着一把汗，当他下意识的在李青山面前停了一下脚，鬼子兵就立即把李青山拉出来打死了。其实李青山也不是村干部，王顺清也没有指认李青山，后来鬼子兵又把王顺清拉到旅店里一阵棍子，把他打死扔到厕所里。因他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青体壮，又没伤了内脏，等敌人走后，竟又苏醒了过来，不过从此留了一身病，成了半残废。

李凤歧，他是１９３３年 入党 的老党员，当时是村的自卫队长，家有枪枝弹药。他被鬼子拉出去毒打了一顿，一只眼睛受了重伤，所以几次想跑都没跑成，最后日本鬼子把他带到县城，捆住双手和双腿，和另外两名被抓的老百姓被推到两间空房子里，据他后来说七天没有吃一粒饭，竟然都没有饿死，后来鬼子兵把他押送到开封，经过一个多月他从开封逃了出来，他始终没暴露身份和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同时被受重伤的还有王凤云，他当时已被打死扔到厕所里，是后来又苏醒过来的，党员李凤奎被打掉四颗门牙，老共产党员侯效恩，被两个日本兵拉着边打边问，谁是村

干部？他面对被打死的威胁始终不屈，口中喃喃地说："我说谁呀，干部都不在呀，"最后还是把敌人枝捂了过去，而他却受了重伤，被打成重伤的还有李全章、许同印、王长清等。妇女虽没有被枪杀，但他们躲不过鬼子兵兽性的摧残，据说，这天被强奸的有十几人，因不顺而被打的有七、八人。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被鬼子活活打死和枪杀的有四人，重伤的十三人，包括外村赶集被致轻伤的二十余人、当敌人走后，我亲眼看了敌人行凶的几个地点：王家旅店处处是血迹，被扒掉的衣服、刮掉的鞋子、帽子散乱满地，院中有十几根被打断的棍子横七竖八的放着，有几处残留的烧人的火堆还没有熄灭，厕所里横三竖四地躺着四个被打死的人(后来苏醒三人)，他们混身是血是屎，使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共产党员，民兵班

长王永清被杀后的情形，他倒在一个墙角下，两边墙上溅的都是血，身下躺了一大片血，已经凝固了，他虽然死了，但眼睛还没有闭上，那是仇恨的目光，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死不瞑目。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扑到他的身上哭的死去活来。鬼子走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全村群众沉浸在悲哀、恐慌、愤怒和仇恨之中，人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无人下田生产劳动，十天四个集也不宣而散了。

彭楼集的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在敌人的刺刀、棍棒和皮鞭的威胁下，没有一个人屈服、求饶的，也没有一个按照敌人的目的认党员、干部和其家属的，坐在群众中的十余名党员、三名干部，却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敌人只是盲目的乱打乱杀一通，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只带着沾满杀人鲜血的罪恶黑手而走了。彭楼集的党

组织是坚强的，彭楼集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个事实我们要牢记。事后好多人不约而同的这样说："如果有一个干部暴露身份，或有一支枪被敌人查出，那次的灾难不知要严重多少！"

中午，敌人快收兵撤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两个伪军在大街角落里厉言厉色的对两个被绑的陌生人连打带问："你不是说彭楼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吗？为什么找不到？"打了以后，又把他俩个推上了卡车，所有的日伪军匆匆地向北逃走了，当天下午又围剿了毛岗，烧杀一阵之后，才回到濮县城。后来那两个陌生人和彭楼的李凤歧同时被带到开封，他们是同时从开封逃了回来的，据李凤歧回村后说，那两个人是濮县城北人，被日军抓住，用刺刀逼着他说那里有八路军的兵工厂，他只知道城南有个彭楼集，几十里路

远，随便说了一句："彭楼有八路军的兵工厂。"他们万没想到这句话给彭楼人民带来一场大灾祸。当然人们把这血债，只能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账上。

这次血洗我村的日伪军共百余人，乘八辆卡车，只有机、步枪，没有重武器。当时我也注意到大部分是日本人，伪军很少，只有两个翻译。不象日军主力，但也不是地方日伪军。番号不知道。不久，我八路军主力攻克濮阳县八公桥伪军据点，剿了他的后方老窝，敌人就从濮县一带仓惶撤走了。这是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大扫荡，从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曾经不可一世的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侯玉成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侯集汉奸据点对范县的挠害及汉奸李东俄的罪行

侯集，是郓城县日伪１９３９年安的接近我鲁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较大的汉奸前哨据点。距我县八区（今张庄乡）仅三十多里，当时黄河改道无水，因此，它成为对我县东部烧杀抢掠和获取我方军政情报的重要基地。

侯集据点，有汉奸２５０人左右（其中区长孟昭雨、区团长司耀亭１００多人，连长张凡石80多人，连长李东俄60多人），日寇３０人，另筑一小寨。侯集周围还安了几个卫星小据点，虽筑了炮楼，但每个据点不到百人，小的只有一班（十几）人。安这

些小据点目的，是为了保卫侯集据点内的日伪，一旦被我围攻时，他们便于相互联系和支援。这个据点的汉奸，在１９４１年前还不敢轻易到我中心区扰乱和偷袭，只在边缘区抢掠。１９４１年日本“治安强化”开始后，汉奸亦随之疯狂。我军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教三旅的一小部分将侯集据点包围，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大部兵力埋伏在郓城北潘溪渡附近的碱场店、侯楼等村，伏击郓城出援侯集据点的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和伪军一部，击毙日军软原少佐以下１６０余人，毙俘伪军１３０余人，击毁汽车四辆，缴获九二步兵炮一门，轻重机枪８挺。这是自梁山战斗之后，我军在鲁西平原上全歼日军的又一模范战例。自此，侯集据点日伪慑于我兵力之强大，唯恐被歼，几个月不敢轻易出动骚乱。但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的７０％集

中到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对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根据地处于日益缩小的艰苦岁月，因而日寇汉奸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抢掠更加频繁了。侯集汉奸连长李东俄（范县人，下详述）后来被孟昭雨任命为范县东部区长，令其向范县要供给，实际上是强迫汉奸向我根据地抢掠。从１９４１年底到１９４３年，范县东部许多村庄受害严重，经过与受害村干部、群众座谈，并和旧城附近几位老干部共同回忆，有以下几个较大事件。

烧杀抢掠储洼。一九四一年底，侯集汉奸向我县东部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罪恶活动，他采取的是先捎信给村里要款，要款不给就抓人，抓走人不赎回就烧、杀、抢的无耻手段（对不少的村庄是突然偷袭）。储洼村是有八百人口和五千亩肥沃土地较大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